



1467  
14

六  
終



門 速  
1466  
止

21  
1467  
14

新刻劍嘯陽批評東漢演義評卷之九

詡出朝歌民政治

却說朝歌羣賊竊季等數千餘人並起擾掠劫害良民攻  
殺長吏屯聚連年州縣不能禁捕時河南諸郡太守各使  
請京上章請發兵拒帝聞大驚急問太后曰今朝歌賊叛  
搖動郡州柰我將寡兵衰不能上陣禦敵將如之何太后  
曰既然如此宜速出兵莫使民遭塗炭可復徵鄧騭為帥  
監軍往伐方可破之帝遂下詔遣使復徵鄧騭使者領勅  
勒騎徑至其門下馬令人報知騭出迎接邀入禮坐令設  
宴相待騭於席間問曰使者何事答曰為朝歌賊反無人

堪任。太后娘娘特徵大人往收服之。願大人急赴無拒。騰聞言暗思：虞詡原相觸忤，惡無可奈。遂乘隙以譖陷之。卽日同使入朝，見太后奏曰：「臣舉一將可鎮服之。」太后問曰：「何將？」曰：「見任中郎虞詡，文武兼備，有牧民禦衆之才。非此臣莫可任也。」願陛下詳察。太后准奏，遂傳旨封詡爲朝歌長，與兵三萬出鎮羣賊。虞詡領勅將行，故舊親戚皆送吊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時也。」何惧之有。言訖遂別。上馬前行數日至縣陞堂而坐，召諸將入廳分付令設三科以募求壯士。有能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

下。衆各遵命去訖。是日收納百數餘人，詡令設宴饗會，悉赦其罪。詡謂衆曰：「汝等投入賊中，詐降順服，至夜放火燒劫其寨，吾伏兵外應，破除此賊，保封重用。衆皆遵諾而去。却說甯季等正聚羣賊議論進攻之事，忽人報曰：「寨外有投軍者。」久立伺候，未敢擅入。乞大王發令。季令召至，衆皆隨入，跪伏帳下。季問曰：「汝等何方軍人？」各報名姓。答曰：「吾等本省人也。小人姓李名丹鳳，餘各載冊，乞大王姑納爲用。季令俱爲帳外步卒，巡哨轅門。鳳等應諾而出，與衆議曰：「準備今晚接應。」至夜二更，詡領衆軍披掛上馬，出至其寨，分兵圍住。鳳等知至，卽入甯季及諸軍帳外，舉營放火。

夜半聞聲，是心朋俱碎。

炮响一聲，詡軍齊殺入寨，驚起羣賊，漫營奔竄，不識東西。詡等攪撞，混殺金鼓連天。審季急望東出，逢詡當頭截住。約戰五合，季敗回走，急引眾軍，拚死撞出，虞詡率兵趕上。大殺一陣，斬首數百級，獲其輜重，不可勝數。詡遂收軍入城，安歇。寇士有詩讚曰：

將軍威武振朝歌

猶勝征南馬伏波

殺氣寒雲昏戰地

丹心烈日照山河

馬前不有書生諫

月下應知賊虜摩

可笑當時權鄧噉

空謀虛望白雲過

那說審季走至鳳凰岡上，樹起高旗，招聚眾兵，復相擾害。

日間散潛入城，窺聽消息。夜間聚屯，結寨劫掠良民。詡知乃召貧家能縫衣者，至衙謂曰：汝等潛往賊內，備作衣裳，以紅采之線，縫其裾下，為號。後重賞賜縫者，領命即往。賊內叫作衣裳，賊聽皆爭為服。縫者遂依詡計，悉為孳采於下。次日回縣報知所事，詡大喜，賞其白銀十兩。縫者拜謝而出。詡遂令軍遍街巡察，凡賊入市者，悉認擒之。由是賊皆駭散，咸稱其明朝歌縣界，悉收平服。太后聞知，嘆曰：詡誠有將帥之才，安民之畧。遂遣使持節，陞為武都太守。使者至，令人報知。詡急整衣，接詔，宣罷着使回朝。次日領軍之任，行至陳倉嶺谷，忽聽坡後砲响一聲，羣虜數千踊出。

當頭截住，審季衝過，詔即停軍不進，而令卒宣言上書請  
宣言上書取兵所謂先聲以喪其黨復增壯示張以訪  
取救兵待，到則發，羗虜聞言即退，分散傍縣而去。詔因其  
其進詔固深知兵者  
兵散去，催軍前進，日夜兼行百數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  
日增陪之，使羗聞之不敢追逼。或問曰：昔孫臏減竈而若  
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餘  
里，何也？詔曰：羗虜衆多，吾兵寡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  
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  
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可同也。何是言哉？於  
是虜皆震恐，莫敢加兵。近迫數日，詔至武都，州縣官吏各  
持羊酒迎賀，詔俱不受。滿城百姓咸稱其清。次日遣使至

京上表奏聞捷畧

表曰

覆載之間，生民總總，有君則安，無主則亂。天命有德，歷  
世相傳，而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所以運有長短，國有興  
衰。此古今之明鑒也。欽惟皇太后陛下，天錫神智，德合  
乾坤，四海沾恩，萬方蒙化。故能豫制於萬全，是以功成  
于莫測，近日朝歌遺孽，崛起騷州，不肯歸德，陛下顧命  
臣率馬步兵卒追討，臣竭力平服，境界既清，人民共樂。  
復蒙加職武都，臣卽就任，緣道經嶠谷，而路阻羗胡，臣  
故宣言請救，虜騎聞氣，膽寒增竈，厲兵威揚萬里，日夜

兼行數百以避不虞晨昏運策示強用喪羗胡之魄遂  
致身寧撫綏黎庶是皆陛下聖德神威恩沾四表不費  
寸兵之勞卒收其效臣本無禦侮之才過受闔外之寄  
仰奉神筭幸底成功尚祈宣布皇仁輯安於衆邊庭無  
警萬方仰中國之尊華夏奠安兆庶享承平之福  
太后覽表深納嘉之顧謂羣臣曰羗胡之禍中國其來久  
矣滿朝惟加稱功頌德耳誰是出死力破虜乎歷觀前代受其疲敝遭其困辱深有可耻今羣虜一定  
豈獨國家無夷狄之憂實天下生民之福也衆臣皆頓首  
稱賀遂令光祿寺大開宴會羣臣次日悉朝謝恩八月皇  
太后鄧氏崩壽六十二葬于慎陵山

闕臨攝職國臣荒

却說安帝少辨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相德而乳  
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閹伺  
候其左右宮女先有受罰者心懷忿怨今見鄧后崩世乃  
於帝前誣言告曰鄧后娘娘在日暗與鄧悝鄧弘鄧閻及  
尚書鄧訪欲謀害陛下復立平原王德爲君臣等欲告陛  
下奈其貴寵禁不敢言願陛下聖明詳察遠斥奸臣以爲  
後世法帝聞大怒急令有司上奏言悝等大逆不道傳旨  
廢罷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  
由德皆爲庶人以隲未與通謀但免特進遣令就國宗族

人等皆免官罷職歸鄉。騰等資財田宅悉追收之。徙鄧訪及家屬流於遠郡。令郡縣官吏逼迫廣宗及忠等皆自殺。又徙封騰為羅侯。于是騰與子鳳並恨不食而死。騰從弟豹為河南尹。遵為度遼將軍。舞陽侯暢為將作大匠。知騰等廢罷而死亦皆自殺。惟廣德兄弟以母閻氏為后。得雷京師時大司農朱寵痛騰無罪遇禍。乃為肉袒與觀土疏追訟。

疏曰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護國遜位。歷世尊威。

無與為比。當賜福善履謙之祿。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致鄧騰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尸骸流離。怨魄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陛下宜收還家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臣寵冒犯戰慄天廷。

至此始為自寬。注送矣。

由是眾士大夫俱為騰稱枉。罪帝意頗悟。乃發州郡護騰之尸。還葬洛陽北芒舊塋。滿朝公卿會其喪者莫不為之悲泣。詔遣使者為立祠廟。以太牢告祀。令其諸從昆策皆歸京師。乙丑三月帝崩。壽三十二。却說閻氏太后久欲專奪國政。而貪立幼主。安帝崩後親攝臨朝。召弟閻顯入宮。

議曰、國家大事不可久荒無主、奈太子庸弱、難當國政、吾欲迎立濟北惠王之子、北鄉侯懿為嗣、可繼否乎、顯曰、娘娘所言、正合臣意、然國家傳位、所嗣得宜、苟非其人、則政亂易矣、豈庸常哉、今娘娘獨能深謀遠慮、是為萬世之法、太后大喜、遂遣使者往北相迎、使者至、懿即赴京、太后急令安排筵宴、接入殿、乙丑八月、懿即皇帝位、冬十月而薨、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一十九人聚於德陽殿、謀議立君之事、孫程謂曰、太后同顯攝朝、迎立北鄉侯懿、未滿百日而薨、乃其天數然也、非人致之、且上古國家流傳正葉、若先帝無子、庶幾可嗣、况太子寧改為王、而立他人

以失禮乎、且太子深明善政、誠為有德、吾欲迎而立之、諸公若何、眾皆然諾、遂令使者往迎濟陰王保、立嗣為君、數日車駕臨京、文武香花接入、扶上龍床、即皇帝位、羣臣舞蹈山呼禮畢、遂封孫程、王康等一十九人皆為列侯、詔下收捕閹顯、王岳、當殿處斬、徙遷太后閹氏于離宮、不聞政事。

### 強乘入朝辭懦主

却說楊倫為安帝崩世奔喪、號泣闕下、不絕悲聲、閹太后聞而怒之、以其專權擅政、故抵罪于獄、順帝即位、知倫被陷、詔下免刑、留行喪事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即時邵陵



縣尹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有人上章奏嘉賊罪  
千萬帝怒徵還考覈凡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  
上書爲其追訟

書曰

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  
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郡自  
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奸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  
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覈穢旣彰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  
至今不絕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  
奸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讞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

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  
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納直庸言

遇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上殿宣奏言倫  
探知其事不安坐罪并訟書呈上于帝帝覽書詔下以倫  
數進忠言特原之免嘉刑罪罷歸田里由是朝廷莫不稱  
倫之善一年帝思南陽逸士樊英遣使賫策書徵之時樊  
英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圖兼明五經之義名著海內隱  
于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  
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初安帝聞其賢名徵之不就嘗  
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城都市上火起甚盛言罷

合水一口向西方而噴曰以此救之衆乃寫下日時記其  
果否後數日有從蜀都來者皆曰是日大火忽有黑雲從  
東而起須臾大雨降下火遂得滅于是天下咸稱其神一  
日正與諸儒講議經畧忽人報曰朝廷遣使來至英遂出  
案交拜禮畢延坐于上問曰大人此來何意使者卽將策  
書度與英接覽畢謂曰聖上錯矣求士安邦必須雄才明  
智之士吾乃一村庸耳豈足是責使者答曰主思賢士高  
名先帝未能屈下心懷繾綣不能自己故遣小使來迎匡  
扶國政願賢士早赴無拒英固辭不下乃托疾篤以拒之  
使者遂回入朝見帝具奏所事帝乃下詔州郡令切責之

英不得已而赴及到京稱病不起故強乘輿入殿見帝終  
不肯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  
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之甚耶英曰臣受命於天生  
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  
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  
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  
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  
不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曰  
季齊朕終不能下汝耶遂敬其名而使出就太醫養疾且  
致羊酒以待數月帝令設壇席使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

東漢書卷九  
師傳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遂拜五官中郎。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及後應對。又無奇策。談者以爲失望。時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就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怨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則進退無所據矣。英不答。朝廷以其善術。每有災異。帝輒召問變復之效。英所對言。多有效驗。由是益深愛之。帝又聞廣漢楊厚。江夏黃瓊之賢。亦下詔徵。厚卽隨使至京。入朝見帝。禮畢。厚預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爲戒。帝善。卽拜厚爲議郎。厚謝恩。出。黃瓊將至。時翰林博士李邵之子。李固少辨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究竟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邵子也。原與黃瓊相善。知瓊就聘。乃以書逆遺之。

書曰

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遂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亦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

燒燒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仰服。一雪此言爾。

瓊覽書微微而笑，乃藏入于袖。同使入朝，見帝，拜罪，亦授議郎之職。後復遷為尚書僕射。

埋輪當道劾奸臣

次日順帝設朝，文武拜畢，瓊出班奏曰：陛下即位已數年矣，不可久曠內事。可選有德者立為皇后，以正諸姬。帝准。

奏下詔以貴人梁氏為皇后。忽尚書左雄上疏奏言：吏治曰：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封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于茲為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疆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陛下不可以此而論。若有茂材異行，如顏淵、子奇者，不奇即年滿五十者恐推其人刑年齒而可舉之。帝聞奏，深納其言。時廣陵太守所舉孝

廉徐淑年未四十有臺郎官以雄之言詰之淑曰詔書言  
有如顏淵子奇者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吾克塞郎不能  
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能知幾耶淑  
無以對雄遂上殿具奏所事帝傳旨罷淑不用以雄公直  
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以胡廣出爲濟陰太守與諸  
郡守十數餘人皆坐謬舉勉黜惟考實汝南陳蕃潁川李  
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餘下悉無可取自是  
郡守皆畏慄莫敢輕舉人才次日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  
士于洛陽宣德亭使之對策李固出班對曰陛下之有尚  
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

北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所以  
權專事重責之所歸宥審擇其人以毘聖政帝甚然之卽  
罷還朝擢陞固爲泰山太守梁商爲大將軍各謝恩出數  
月梁商薨以梁冀爲大將軍八月帝命杜翊周舉周昱馮  
美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八使受命各出之任惟  
張綱行至洛陽都亭思念國家權任俱入梁氏之手貪暴  
恣虐疾侮賢能忽然恨起乃將所乘車輪令卒埋于亭下  
○誰○有○此○胆○  
嘆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言罷卽行至任數日遣人劾奏  
大將軍梁冀及河南尹不疑以主外戚蒙恩貴顯勢壓朝  
廷而專肆貪饕縱恣無極疾害忠良議條其欺君之心五

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公卿莫不震慄咸羨。綱直時，梁氏皇后貴寵方盛，諸梁姻族佈滿朝廷。帝雖知綱直言而亦不能用也。却說廣陵羣賊張嬰等聚黨相叛，寇亂州郡，虜掠民財，楊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服。帝聞急，召梁冀商議。時冀恨張綱無由計害，因奏帝曰：「廣陵賊勢盛大，非其人難以服之。臣舉一將，立便成功。」帝曰：「卿舉何將？」冀曰：「見任曹州郡守張綱是也。有鬼神不可測之機，萬夫不敢近之。勢非此將莫能使也。陛下可遷綱爲廣陵太守，鎮納賊兵，庶使百姓安寧，國家優樂。」願陛下聖鑒。帝聞奏大喜，曰：「卿言正合朕意。」遂遣使往徵綱。還使者領勅上馬而去。却說張綱正于公堂理事，忽小軍報曰：「朝廷遣使來至，久待府外，未敢擅入。」請太守傳令。綱聞急，整冠帶出府迎接，邀入後堂禮坐。問曰：「愚無分善，可悉何郡公屈駕降而顧寒乎？」使曰：「聖上念君賢德，久未高遷，故遣小使召駕還朝，同匡國政。願君早赴，無拒。」綱大喜，設宴相待。次日天曉，眾卒擺道，二人上馬還朝。數日而至，入殿見帝。山呼禮畢，帝謂綱曰：「朕聞廣陵賊叛，無將可行，故特召卿往伐，以絕黎庶之災。願勿憚勞。」早安。朕望綱曰：「臣食君祿，須盡死忠。但無孫呂之謀，蕭韓之策，今國旣遇難，豈敢自逸而憚勞哉？」臣卽願往。帝大喜，遂與精兵五萬親送上。

馬出行綱曰臣聞柔能勝剛弱能勝強孟子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臣雖無識亦可濟時可令是衆而騷動民哉誰有○此○胆○願乞單車而往帝嘆曰前有太守出師者多請騎兵今綱獨幾于勝真丈夫也遂親送于午門之外分別而去帝亦還宮却說張綱自引數十吏士趨步前行數日方至身無寸刃徑詣嬰壁壘門嬰聞大驚急走閉壘綱于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數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書至誠無偽乃出拜謁邀入帳下延至上坐綱譬之曰○誠○信○之○言○說○得○好○切○迫○又○何○言○益○照○無○患○畏○心○兩○泣○者○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何○感○物○及○于○中○也○然爲之者一人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

遣區區以爵祿相榮不顯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嬰聞而泣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則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遂別還營次日嬰召諸將謂曰今漢主勅遣張綱以德歸吾爺未以兵加迫真所謂仁聖之君也吾等莫若早順享受封榮免黎民之塗炭士卒之苦勞汝等若何衆將聞言皆願誠服嬰大喜遂與所部萬有餘人造詣綱門請降綱大喜急下迎入令卒大開筵會宴勞其軍後人有詩以讚綱曰

玉驄單轡出神京

不用貳貳百萬兵

到處重宣勤恤意

坐令民庶樂昇平

是日宴罷綱即遣使回京具奏所事帝大喜即令來使持節回郡拜授綱為大將軍之職并賞軍銀二萬餘兩八月帝崩于後宮太子炳即皇帝位年二歲梁太后抱之臨朝

總評

每閱忠臣青天白日心事瀝肝披膽情詞萬死不回氣槩令人飲盡十斗

埋金貴德傾京市

正月帝崩無嗣太后遣使徵渤海孝王鴻之子纘即皇帝

位時廣漢新都一人姓郭名忱字少林嘗詣京師于空舍

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視之謂忱曰我當到洛陽而彼此

病命在須臾腰下帶有黃金十斤願贈與君吾死後乞與

埋墓骸骨忱未及問其姓名遂絕而死忱即賣金一斤買

棺為葬餘金悉置於棺下不使人知後歸數年縣宰見忱

大度以為亭長忱初到日忽有大馬一匹走人亭中而止

須臾大風又飄繡被一條復墮忱前忱即言之于縣縣以

賜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引忱入至他家主人見之

喜曰今獸盜出矣顧問忱馬所由忱具訴說其狀并得繡

被之事主人聽罷悵然良久乃曰馬與繡被大風飄攝吾



謂亡矣。君何陰德而致此二物耶。槐曰：吾因往京路逢空舍中，有一書生病困於內，聲號慘切，吾遂近視問之。其書生即將黃金十斤，出度于吾，言彼死後代為安葬。未問姓名而歿，吾為賣金一斤，買棺為葬，餘金悉藏棺下。未動分毫。主人曰：書生何如面貌。槐言如此如此形像。主人大驚泣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勞君乃葬之。大恩久未得報，故天以此彰君之德耳。豈庸常哉。槐聽所言，悉以馬被還之。彥父不取，又厚以金帛酬謝。槐辭讓而去。後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縣令，假槐休息數日，與俱取彥之喪。縣令許之。彥父遂同槐往遷取彥喪，餘金

果悉存下。由是槐名傾動京師。李固聞其賢德，遂舉薦之。次日入朝奏知太后。太后准奏，詔除槐為郿縣令。槐被詔命，即馳登任道經繁亭。天晚入宿，亭長告曰：亭內常有妖鬼出現，數殺過客，大人不可宿也。槐曰：妖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止宿。分付吏卒各退就宿。槐獨一人坐于正亭，明燭觀書。至夜二更，聞有女子稱寃之聲。槐厲聲負也言曰：有何枉狀。當前理訴。女子曰：身無衣蔽，不敢進言。槐即投衣與之。女子穿上，跪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夜被亭長無狀，謀殺妾家十數餘口。埋于樵樓之側，悉盜妾家財貨，寃蔽無伸。今幸青天下降，明燭萬方，願大

東漢書 卷九  
人恩濟矜憐，照臨覆蔽。妾雖泉下，當結草以相酬矣。恠曰：亭長何姓名也？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傲是也。恠曰：既然如是，汝又何故數殺過客？女子曰：妾因不得白，日自訴，每夜入此陳客，客輒眠不聽，分解妾，故憤恨殺之也。恠曰：吾當爲汝理寃，再勿復害良善，而增怨惡。女子聽言，叩頭謝恩。此類事雖近異，然律在宥之，可鑒所畏。解衣于地，忽然不見。次日天曉，恠召游傲詰問，傲具服罪。恠卽收傲及同謀十數餘人，悉繫于獄，遣吏發其尸骸，送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而民稱其德。三月，質帝登位，聞恠異政，遂遣使持節拜爲廣陵太守，使者卽往而去。

切齒忠言喪佞臣

四月，帝令郡國舉明經者，俱詣大學講釋精義。是日，旨下文武悉赴。時涿郡安平一人，姓崔名琦，字子璋，文章博覽，貫徹古今。初舉孝廉爲河南尹，後遷議郎之職。在學與衆講辨，甚是明決，諸儒莫能及。自是遊學，日益增盛，至二萬餘人。皇舅大將軍梁冀聞琦善才，請與結交。琦至府參見，禮畢，冀卽延于書館，每日與談經義。冀素行多不依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之事以戒之，冀不能受。琦乃作外戚之辭，以箴之。遠稽唐虞三代興衰之由，近述列國喪亡之故，辭極詳明，剴切第逆耳之言，冀終不能受也。

辭曰

東漢

心都后牝虧以

赫甲

莘后

三豕

猶巫

竊焉

普

名不徒

甚危

圖見

母之

綫

趙

欲

色

生

者

梁冀

吾人

言蕭

而德

崇赫

東漢書 卷九  
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怒無所  
言對。卽遣琦出除爲臨濟長。琦懼不敢之任。乃解下印綬  
辭歸而去。後人有詩曰

忠言誠切齒

觸動虎狼威

不敢沾榮顯

遂巡解印歸

却說梁冀見琦切齒之言。心懷忿恨。一日陞堂悶坐。思欲  
害之。乃召帳下小軍王班至廳。謂曰。吾有一事托汝幹之。  
汝意若何。班曰。將軍有何使令。小人効死願往。冀曰。爲崔  
琦無知。欺侮上意。辭官歸里。宴享高歌。特令汝爲刺客。陰  
害其命。倘獲成功。保加重用。班曰。久蒙將軍厚恩。未能得

報。今欲殺崔琦。雖死前行。冀聞大喜。遂親把酒送出郭外。  
分別。班卽扮粧一客。腰藏短劍。趨步前行。數日方至。見琦  
耕于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讀。班哀其志。乃以實告  
琦曰。梁冀將軍恨君激切之言。遣吾暗行殺害。今見君賢  
智。情懷不忍。君可急自逃避。吾亦以此亡矣。言訖。拔劍自  
刎而死。琦見大驚。長聲嘆曰。此真烈丈夫也。忽思恐冀問  
害。遂遁而去。冀後令人竟捕殺之。却說質帝聰明辨慧。能  
察奸非。知冀素行不律。疾害賢能。陰捕崔琦刺殺。一日朝  
會文武拜畢。帝目視冀曰。此跋扈將軍也。朝罷衆臣各退。  
梁冀歸府獨坐。忿恨帝言已惡。甚痛惡之。遂令左右置毒。

煮于餅中次日早朝冀獨上殿跪而進之帝食未將半暗不能言時衆公卿李固等知冀毒害欲以水進救之梁冀斬之不與帝苦煩甚遂絕而崩滿朝文武莫不矜嘆俱在冀之勢下畏不敢言冀遂出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歲太后亦自臨朝攝政事

忠言觸倭含冤獄

六月帝以光祿勳杜喬忠直復陞爲太尉時朝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莫敢爲敵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九月京師地震帝召太尉杜喬至殿問曰此何異也對曰地震者蓋爲朝廷失政天怒忿生

以降災異我王可備香燭懺雪舊過祈降新祥使百姓咸安國家永固帝准奏令有司整集香花列于午門之外自引百官臨壇親祭帝仰天祝曰大漢皇孫劉志負天重賦繼嗣皇宗自新即位以來未經善治不知何過所及致使地震京師人民惧怨願天早賜太平撫安黎庶祝罷北向而拜須臾南上一陣風過地震即止帝曰果爾神明不可欺也遂罷還宮而去却說梁冀閑坐府中自歎身名顯貴勢壓朝綱文武公卿莫敢與抗惟杜喬李固二人輒言其過思欲誣害以絕身尤次日入朝見梁皇太后奏曰國家雖正二害尚存若不速早除之後思無及太后問曰何二

東漢書 卷九  
害也。冀曰：議郎李固、太尉杜喬，今與妖賊劉鮪交通，暗藏兵器于庫，欲叛朝廷，奪謀社稷。乞陛下聖鑒。太后素知喬固之忠，不從非諛之謗。遂面叱梁冀，拂袖還宮。冀見太后，忽拒太慙而退。回府悶坐，妻問不荅。乃自思曰：是吾錯矣。國家權柄俱係吾掌，又且帝庸弱，羣臣莫敢聲言生死由於我手，何待詔乎？遂傳令收固下獄。逼繫而死。後人讀史嘆曰：

讀罷遺編恨未伸

奸臣自古害忠臣

九重日月朝昏霧

萬里江山書掩塵

黃葉空祠棲鳳鳥

青山高塚臥麒麟

夕陽西下猿啼處

花落寒塘野寺春

次日冀使人脇逼杜喬曰：早從自死，妻子可全。若有拒辭，誅夷九族。喬聞大罵：欺天逆賊，不思食漢重爵，貴顯朝廷，返毒弑君而擅專權柄。今尚貪心未足，欲侵劉氏江山，誣害忠良，欲專行事，恨不能斬除此賊，以絕漢世之患。雖泉下亦瞑目矣。冀聞大怒，急令猛將擒喬下獄。逼繫而死。後人有詩感嘆：

報國捐軀分所當

中興社稷漸銷亡

精靈充塞乾坤老

名姓傳留翰簡香

冤獄含愁春草碧

荒碑無字雨苔蒼

東漢書卷之九  
至今遺像丹青在

古木寒鴉送夕陽

德政清群致治平

帝知梁冀殘害喬固二賢情懷最忍以其太后貴戚勢滿朝廷不敢聲言悶坐宮中吁嗟不已十一月桓帝登殿文武拜畢帝下詔百官令舉獨行之才輔參國政尚書李膺被詔遂將黃榜張掛各州招納天下賢士時涿郡太守舉薦本府一人姓崔名實有安邦濟世之才扶危治亂之策及各郡舉者悉赴京師應對唯實知君庸弱信任權臣犯法者不誅有罪者不坐故欲避名遠辱稱病不對退居閑暇嘆論世情乃作甚世之論一篇名曰正論

辭曰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見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于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天下晏如海內清肅美計見效優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墜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世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復可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

以解平城之圍。夫能經鳥俾，雖延曆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正之敝，值厄道之會，自敷世以來，收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御，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鞮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答者往往致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論罷遂歸隱逸教授生徒時山陽申長統嘗見其書嘆曰。

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是日帝納群所舉者凡三十餘人，各授爵位，悉皆謝恩而退。忍尚書李膺趨殿奏曰：臣聞泰山琅琊郡賊公孫舉等作叛，聚衆三萬餘人，侵州擾縣，劫庫剽財，郡守軍兵連年討之不克。願陛下早發大兵，救萬民之塗炭。解士卒之倒懸。帝准奏，詔下令李膺選擇能治劇者，監軍出伐。膺領旨，卽召司徒韓韶至府交拜。禮畢，韶曰：大人有何事見召。膺曰：琅琊賊叛，騷動邊城，郡守討之數年，未能克服。聖上詔吾選舉雄才捷見者，往收滅之。吾以君韜畧開熟智識超人，故托往羸鎮撫。君幸無拒韶曰：爲人臣子，當竭死忠，雖銳鋒之刺，熱鼎烹之而不



知身之有也。况小敵何可懼哉。愚但庸弱無才。今蒙聖上之命。大人之舉。敢効寸節。以表微誠。詔之願也。膺大喜。遂與精兵三萬。出爲羸縣之長。送出郭外。分別而去。却說叛賊公孫舉。知詔兵至。乃謂衆曰。吾聞韓詔素行賢德。今漢除爲羸縣之長。撫恤良民。若再加兵攻劫。是吾不識人也。遂戒衆軍不許妄入羸境。詔至。乃令開倉以賑濟之。斗級跪進告曰。倉中積粟以待。本縣饑者。此外郡流民。大人何賑之乎。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使其含笑入地矣。何爲不可。衆皆稱服而退。時泰山太守素知詔名。竟無所坐。詔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實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服人。時謂之穎川四長。羸縣自詔至。後純用德政。教化所以民歌樂業。獄無訟聲。詔之令德著聞於天下矣。後人有詩贊曰。

銅章黑綬映朱輪  
百里花村政化明  
民俗安和無外事  
一簾香霧韻琴清

總評

使治天下皆如四長淳熙之理何難再見

所刻劔肅閣批東漢演義評卷之九

新刻劔嘯閣批東漢演義評卷之十

貴盛一門貪愈恣

是日桓帝登殿文武拜畢李膺趨上奏曰臣領陛下勅命  
 選舉司徒韓詔出為羸縣之長盜賊聞其盛德俱感罷歸  
 乞陛下傳旨獎勅使後凡為臣者竭力於公帝准奏傳旨  
 遣使賞封璽書拜詔為大將軍之職賜金百兩緞疋五十  
 使者即往而去却說梁冀為帝外戚外戚之盛王卷以下見此一門前後七侯三皇  
 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大夫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  
 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惟梁冀擅專國柄凶恣日  
 積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聽言不得有所親

與時議郎邴尊嘗以直言劾冀冀甚懷恨一日召小軍黃章謂曰吾有一事欲令汝幹能建奇功當加重用章曰將軍何事冀曰頗賴邴尊無理謗毀上官吾久欲絕之奈無是人今使汝爲刺客陰殺害以復深讐章曰將軍旣是欲行小人願死當往冀大喜密言囑托章遂拜別出外腰藏短劍直往邴尊府去至其門首門吏問曰汝來何幹章曰梁冀將軍差來謁見邴府吏曰邴府退公歇息可俟升堂入稟告謁章曰吾領機密急事須入後報說何得阻慢上耶吏遂放人章至後堂潛躲于案下至夜二更尊獨秉燭危坐玩取黃公三畧之法見其預料之機條條有序深加

感愴不自息章待良久見無人侍遂扯藏身鋒刃潛至其後望尊脇下一刺叫聲而絕尊妻驚覺大喊有賊令軍急閉府門遍衙搜捉黃章見勢迫急忙向後牆爬走又被巡軍邏住拖着其足綁押送到廳跪下尊妻問曰汝何奸賊素與無讐安敢夜潛相府刺我尊公早依直供出免受重刑章曰小人姓黃名章爲大將軍梁冀怨恨尊公直切奏劾其非故使小人爲刺絕彼禍根此非外人之事望乞夫人大恩姑留殘命尊妻聞言大怒罵曰奸讒冀賊欺主戕忠吾夫素與無讐何得行此毒害雖臨泉下與汝難休言罷放聲大哭幾悶絕地喝令門吏將章重責四十監候

對器

次日天曉尊妻入朝見帝具訴前冤帝聞大怒罵曰欺天

讒賊不念朕以汝為外戚官高貴顯勢滿朝廷專意貪殘

橫肆暗害忠良毒弑先帝而欺朕弱情實難容遂召中常

侍單超徐璜黃門令貝瑗小黃門史左怡唐衡等至殿定

計誅之冀及妻壽聞事露發滿朝文武悉被其害自知不

能逃過嘆曰天亡我也即日與妻皆繫而死帝降旨令單

超徐璜等收冀錢貨及其田宅俱追入官超璜等遂點百

數餘人往冀府內收檢凡得金銀三十餘萬獻入朝廷帝

令分錢一萬以充王府應用餘者悉令縣官分濟小民及

其田園以業貧者減天下租稅之半詔下眾遵去訖次日

超等三殿復命帝即下詔加封單超徐璜貝瑗左怡唐衡

五人為縣侯各謝恩出稱超等謂之五侯又封大司農黃

瓊為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迨瓊首居公位

乃舉劾州郡素行貪污至死徒者十餘人由是海內翕然

稱其善德汝南范滂少厲清節博學雄辨黃瓊舉為侍中

帝以其清詔使按察冀州帝親送出午門之外滂登車覽

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帝嘆曰范生真賢士也遂別而

去滂傳令跟護吏察前途不許騷擾需索民財如違令者

即斬眾皆應諾而起於是凜然震肅聲動山川有詩為證

玉驄金轡出華京

綉豸裁冠沐寵榮

一道風霜行處肅

動搖山嶽鬼神驚

數日按臨冀州滂考察官吏黜陟賢否并遣放囚徒皆無不當凡所至州郡太守邑宰有貪贓汙暴者聞其清名皆挈風解印辭歸而去于是州縣咸稱令德各持羊酒迎勞滂視毫物不受按遍諸州還京復命却說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承賢 京舉 大燕 亦治 而以 言 語 標榜 竟 不 取 何 下 手 人 也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韋著潁川李曇等為仕帝准奏傳旨令使安車立纒備禮徵聘使者領旨即與十數吏兵上馬而往先至豫章令人報知徐穉急出迎接邀入草堂禮坐使者見穉動止奇異言語非常乃日久聞賢士令名果無虛譽今愚荆會勝撥霧視天倘沐奇緣尚容請誨穉曰吾乃山野村民但以耕農為志無一識之可稱分善之可采大人何譽之過耶今幸大人不棄微賤屈降寒廬使予暗室生輝蓬門頓采是予幸中之幸也豈尋常哉但不知大人此來有何貴諭使日尚書陳蕃與君素善故知君才大德特疏舉薦聖上令予備禮安車迎接願君早期嘉會無負蕃心穉曰蕃見錯矣所察者要在得宜則上不負朝廷之望下可以慰生民之托今愚一村肅耳豈當是任竟辭不就使者見其堅不就聘遂辭拜畢別往彭城而去穉後隱居避名不見于世

却說姜肱一日獨耕于隴上輒息時懷書坐于草坡詠讀  
忽見前山一位官長擺道而來行將至近肱急躲開一俟  
王處士真高人一著以稱處士富非純益虛名者此  
俟其車過官長見肱手持經書即下車騎施禮肱曰致問  
大人何處官長答曰吾乃朝廷欽使欲訪姜肱一會敢托  
賢君指示其宅何方肱曰前面竹林庄下草房便是官長  
遂謝而去肱見其使訪已慌忙潛往家中整飾衣冠出接  
使者望見笑曰君何詐乎肱曰田中蹠跣豈見長之儀二  
人大喜携手並入直履草堂施禮延置上坐肱曰寒微野  
士何幸屈降龍輿增輝茅室使曰尚書陳蕃聞君克讓故  
上疏天廷舉君護國詔令愚下卑禮相迎乞早登車騎以

慰上上求賢之意肱曰國家梁棟須宜盛德者為之吾乃  
一山農野士豈有安天下之志哉固辭不就使者見不能  
下嘆息而起肱遂送出庄前二人拜別使者登騎徑望汝  
南進發前行數日將近其地沿途詢問袁闕之家得一牧  
童指引幸至其門闕知托稱疾篤不起使妻出問使者具  
說所事妻一對答是日天晚留使歇息置酒款待俱以貧  
薄之風次早使者遂別復往之京兆却說韋著一日于館  
中間坐乃作夜窓吟一首以自舒豁

辭曰

更深坐久燭光短人靜紅爐火初煖朔風吹得響皇寒

碎點霜華上銀管。攬衣拭目。鴈行細梅。稍月到松梢。露  
敲冰化水。澆醉腸。寫向吟窓。敵寒氣。鼓鼙凍損。聲不動。  
別院人添翠。衾重筆尖欲挽。陽和回。蝴蝶無情。入春夢。  
朝來閒倚闌杆立。忽聽林鴉報晴日。慇懃細讀中夜詩。  
一笑雲邊亂山出。

歌罷復吟詩一律

幽居瀟灑絕塵侵  
且喜往來無俗客

獨坐庭前得趣深  
一襟清思付閒吟

吟罷忽人報曰朝廷欽使來至著遂整冠出接邀入草堂  
施禮尊于上坐謂曰貧居俗士何幸屈駕而增輝乎使曰

朝廷不幸佞疾驟生自梁冀擅政以來國綱日息忠臣遭  
其毒妬良善屈其非戕今冀奸雖滅而善政未陳故此招  
求賢士續挽仁風尚書陳蕃知公令德上疏陳廷舉公振  
治願卽隨行慰君之望著曰吾聞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  
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  
群邪共處而害將及已今梁冀雖滅罷除宦貴好貪猶盛  
國領權綱大勢已去雖有經天緯地之才亦莫能振之也  
况愚一俗子哉使曰賢公差豈不聞古人云治亦進亂亦  
進今公能抱經濟之才而不能見用於世亦枉然也何因  
執之若此耶著曰唐虞治世尚有巢由今愚不仕非爵各

有所志大人何至迫耶使者嘆息而起著送出外二人拜  
 別再往潁川而去却說李曇知使將至亦托疾篤不起使  
 毋出對交拜禮畢延于上坐問曰貧野孤村何幸大人屈  
 顧使者具說所事其母答曰蒙恩勅聘萬幸之致但小兒  
 疾篤未可知有負大人之勞將何如耶使曰令郎既疾天  
 數然也何是說乎遂拜辭別上馬回京暗思五賢之志無  
 一于私所見界則劉氏不祿矣不勝稱羨次日至京入朝見帝具奏不就之事帝  
 默然呼嘆又聞安陽魏桓之賢亦遣使備禮徵之使者即  
 往將至桓知不出其鄉族之人皆勸之行桓曰夫干祿以  
 求進以行其志也今後宮數千其可損乎廐馬萬疋其可

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眾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  
 使恒生行死歸於諸子何哉遂隱遯而去

張奐風威寒虜膽

使者見其遜隱不出即日回京復命却說朝廷自誅梁冀  
 之後權勢專歸宦官單超徐璜貝瑗左悺唐衡五侯尤貪  
 縱恣傾動內外一日帝臨朝會從容問于侍中爰延曰朕  
 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  
 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  
 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  
 過敬聞闕矣遂拜為五官中郎將却說會稽太守劉寵為



官清白簡除煩苛禁察良法于是郡中大治帝聞徵爲郎  
將作大匠時本郡山陰縣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聞  
寵遷官敬齋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竊見前任太守吏士  
貪污每發擾索民間至夜不絕或犬吠竟夕民不可安自  
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愚等年老遭值聖明  
不勝萬幸今聞明府遷任故自扶奉相送願鑒愚等微意  
寵曰吾無善政相及何致公等勤苦餽送吾何安受叟等  
虔告寵卽選一大錢受之餘悉還父老叟等拜別而去寵  
至京加爲大鴻臚之職九月復陞爲司空却說南匈奴單  
于主一日朝會謂衆臣曰頗奈漢朝先帝不仁吾國累受

其害切齒之讐未能伸也今桓帝庸弱信任權臣不能禮  
賢敬士國勢漸傾吾欲乘釁起兵滅之以復先朝之恨可  
行否乎衆皆答言曰當行單于大喜遂令左谷蠡王點起  
匈奴十萬與諸部並叛烏桓鮮卑等寇緣邊郡搖動西州  
司空劉寵知急奏帝曰南匈奴單于通結諸部烏桓鮮卑  
等叛已入中界寇掠邊民乞陛下急將何治帝聞大驚顧  
謂寵曰卿何計焉寵曰自古匈奴難以善治必須以威迫  
之使有傾服帝曰然遂封張奐爲北中郎將與兵十萬北  
擊匈奴張奐領旨卽點三軍披掛上馬前行旌旗蔽日塵  
土遮天騎兵步卒千里不絕數日方至立起營寨次早奐

昔、日、匈、奴、並、無、謀、慮、今、日、夷、虜、更、勝

陞軍帳召諸將謂曰匈奴兵勢雖大並無謀慮吾等分作

兩隊兵進一隊與之攻戰一隊切其營寨縱不能破滅亦

使唾手清閒不能復戰眾皆曰將軍神笑也遂著中郎將

爰延分兵三萬綠山遶谷而進不使匈奴知覺俟其出後

即入攻切延遵去訖真自引軍于鴈門關下排陣立戰單

于知漢兵至亦與十萬匈奴分作兩隊而進左谷蠡王當

頭單于居後至關下兩軍相對張真出馬頭頂金練鳳尾

盔身穿絳袍銀鎖甲手提鴈翎刀腰繫獅蠻帶跨上追風

赤馬躍出陣前大叫操鞞搦戰左谷蠡王聞言飛奔上馬

立于陣前謂曰小將何名敢來對敵真曰吾乃漢王杜臣

非中郎張真將軍是也吾漢有何負汝今故來犯界以討

死乎蠡王罵曰狼野小將不禁三合之敵敢出大言早下

馬降免遭劔死張真大怒提刀躍馬直取谷蠡二人交戰

二十餘合不分勝敗令卒搥鼓輪刀再戰忽入報曰漢將

爰延舉火劫攻營寨大王可速救谷蠡大驚急同單于收

軍回救只見滿營火發燒焰騰空正欲進兵被爰延大喝

一聲當頭截住兩軍混戰金鼓連天隨後張真追至首尾

相擊匈奴大敗走者衝懷踐足戰者棄甲去兵血漲河流

屍橫山積谷蠡拚死殺開血路救出單于去訖真等獲其

輜重谷粟牛馬不勝數日遂令鳴金收軍入寨安歇次日

張奐陸帳召諸將謂曰匈奴戰敗無食必回本國吾等雖  
勝一陣不可以恃當乘勢攻之以摧其氣使不敢再加兵  
犯邊分付衆軍飽食披掛上馬分作兩隊出塞至關下埋  
伏待其經過首尾擊殺却說左谷蠡王保出單于走至松  
崖坡下高樹虜旗招集諸部匈奴傷折大半單于甚憂乃  
謂衆曰誤中小兒奸計傷我大兵奪我輜重如之奈何谷  
蠡進曰陛下勿憂今雖誤輸一陣大兵未折可回本國養  
蓄威銳再作區處單于曰然遂與諸部匈奴悉收回國至  
鴈門關下過未將半忽聽炮响一聲關外漢兵齊出當頭  
爰延截住謂蠡曰汝主單于答話谷蠡怒曰君出臣護

將主兵行吾主大聖豈與小將答言延大怒提刀直取兩  
馬相交共戰二十合不分勝負背後張奐伏兵又出兩下  
夾攻匈奴大混單于見不能逃高聲叫曰漢可休兵吾願  
請降奐遂欲罷谷蠡不服令卒搗鼓又戰二十合奐見匈  
奴疲倦併力相攻谷蠡氣戰不及遂叫順降願保吾主之  
命張奐大喜即令罷兵顧謂單于主曰汝若早自省察不  
至傷民損卒奈何執乎遂令合兵入關安歇

西湖論曰

漢初遭肩頓白豮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  
之圍太宗攻隣刑措不雪憤辱之耻逮孝武亟興邊畧

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候列郊畿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入畿內至于窮竭武力殫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畧相當矣宣帝值處庭前後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如非字因爲邊衛罷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鐘傳鼓于清渭之下南面而朝單于弼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倨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漠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

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悍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爲外托天子總覽羣策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綬之綬正單于之名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言蠻旣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于陷潰剝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

用果譎設奇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闕幕杭十角桔闕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于陰山歸河西于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笑不謬于當世袁安之議見從于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素茂於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甚為疾毒胡可殫言降及後世習為常俗終于吞噬神鄉邱墟帝宅嗚呼千里之謬與于毫釐可鑒哉

李膺嚴肅振朝綱

次日與等班師威寒胡虜至京入朝見帝具奏前事帝大喜謂曰卿才若是猶勝先皇之鄧賈也遂加陞與為破虜大將軍兼領總部之職延為鎮殿大將軍兼督護之職二人謝恩與復奏曰匈奴單于不能統理國事左谷蠡主善干致治陛下可立谷蠡為主單于為王帝不從乃下詔遣今日貧賤之夫公行無忌安得還原職八年復拜李膺為司隸校尉小黃門張讓弟張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疾虐小民畏膺威嚴勢重迺還京師匿于兄家合柱之中不出膺知其狀遂差軍卒往其府

內搜捉衆軍領命卽至讓府遍房尋覓竝無縱影搜入後堂中見一堵厚壁乃曰此正合柱也遂採開視之朔果藏內拿出綁縛押送臈府臈謂之曰朝廷爵祿亦足榮矣何不守政治而恣暴貪殘勒指小民乎朔曰小官有罪望大人恕過自是知改不敢再縱前非臈不聽令繫于獄受辭畢卽殺之于是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省帝知怪問其故並皆叩首泣曰畏李校尉也時朝廷綱紀日壞而臈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帝初爲蠶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至是陞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與福名震當朝鄉人爲之謠曰

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議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晉以岑晳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于是二郡爲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書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晉但坐嘯太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泰與穎川賈彪爲友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使清議果足持重亦是妙事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到門賈彪嘗爲發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

子彪知乃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時城南有盜劫害人者  
非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驗椽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  
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致其罪  
城門賊聞之咸相驚畏更謂曰彪所怒者無非欲人爲善  
豈有讎隙哉遂皆面縛自首彪大喜謂曰人之養子爲先  
宗祀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汝等不務本業專一好  
閒爲游而至于極且生子不養將後何爲繼乎言罷令其  
各歸本業無復前非倘再不悛重罪不恕衆皆說服叩首  
拜謝而退後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計皆曰此賈父之所  
生也由是彪名唱聞天下

### 誣忠繫党寃埋獄

是時帝知彪賢遣使賫金百兩緞疋五十往勅勞之使者  
領命上馬而去却說河南張成善風角占被李膺督捉收  
捕于獄一日推占一卦言當有赦乃教子殺人數日果赦  
成遂得免膺知愈發憤疾竟按殺之成在日素以方技交  
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恨膺殺成乃教成弟之子牢  
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互相驅馳共爲  
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牢遂入朝見帝具修宦言所告  
帝大怒乃班詔下郡國逮捕黨人有告天下使同忿疾按  
經三府太尉陳蕃却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

東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五

生亦何罪而使二百餘人據生命下宦言之口  
可悲也夫

東漢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聽其命。帝聞愈怒。遂下膺等于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桂密、陳翔、陳實、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逖遯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實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往。殿自請下獄。帝即繫之。時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見滂之言，皆遂止之。後詩嘆曰：

中原王氣歇山河

權宦當朝印墨阿

朋黨豈知譏致禍

英雄盡入網張羅

陳蕃考實李膺等枉陷乃為上疏極諫以訟釋之

疏曰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于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為伏見前司徒校尉李膺太僕桂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詬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拷按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決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于察言人君



者攝天地之政乘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  
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于  
獄殺無辜于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  
之曰萬方有罪在于一人故其與也勃焉又青徐炎旱  
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菽菽不足而宮女積于房掖國用  
盡于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  
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灾眚者天所  
棄也天之于漢恨恨無已故懇懇示變以悟陛下除妖  
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  
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帝覽表見蕃言太過切直遂策免之不用時黨人獄所樂  
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見其朋黨皆無辜繫  
獄自思亦曾舉薦以為西川豪傑恥不得與次日入朝見  
帝奏曰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  
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  
之帝見其直知而不問陳蕃既受策免滿朝公卿心寒震  
慄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遂乘  
車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及尚書霍諝等使出訟之既  
至使人入報竇武急出迎接挽手並行至後堂施禮分序  
而坐二人話畢問別之情武問彪曰先生此來必有奇幹

彪曰、愚聞朝廷信任權宦、將太學朋黨及忠直之臣、無辜繫獄、若此者、國政愈頹、而朝綱日息、尚何見治耶、今大人國之棟梁、帝之羽翼、大人不爲訟釋、使皆抱恨黃泉、而塞絕忠言之路矣、武曰、吾亦有是意、奈帝初懷忿恨、不可愈觸、其怒俟畧散息而進、則言亦聽從、而在可釋也、彪曰、大人所言極當、遂拜辭出府、武親送相別而去、彪又至尚書府謁見霍譖、且將前事所告、譖亦如之、彪遂別回府去、次日竇武入朝、上疏訟釋其枉。

疏曰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于朱

家、管仲錯行于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于須臾、貪命于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畧、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遣其逃亡之行、赦其射鉤之讐、勲効傳于百世、君臣載于篇籍、假令二主紀過于纖几、則此二臣同死于犬馬、沉名于溝壑、當何由得中其補過之功乎、陛下卽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奸臣張牟、造設黨議、取信陛下、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餘人、曠年拘錄、事無數驗、臣竊見膺等誠陛下稷禹伊呂之佐、而虛爲奸臣賊子之所誣、枉願陛下留神澄省、無遺須臾之恩、令膺等有持忠入

地之恨矣

帝覽奏及霍誦之書怒意稍釋使中常侍王甫下獄考辨  
甫即就獄見范滂等皆披枷肘手鎖脚暴于階下王甫以  
次辨詰曰君等更相拔舉迭為辱恥如何滂曰仲尼有言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  
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  
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  
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聞甚矜愍之頓為改容乃並解  
桎梏後士詩讚滂曰

耿耿忠心鐵石堅

稜稜義氣雪霜嚴

英雄輔國能如是

今古何人不仰瞻

是日王甫入朝復奏俱為解釋膺等悉入謝恩宦官懼乃  
托辭請帝以天時宜赦帝准其奏六月大赦天下改元黨  
二百餘人放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次早范滂往見  
霍誦揖而不謝或讓之曰滂何無禮霍誦為汝上書乃得  
赦罪今何不謝救殺之恩乎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  
謝焉滂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  
殷陶黃穆侍衛于滂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  
重吾禍也遂辭遞還鄉里却說李文德以膺等俱釋枉罪  
賢士大夫罷歸鄉里而朝廷無佐乃思友人延篤善與相

交顧曰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薦引之  
篤聞乃修書急上文德

書曰

夫道之將廢命也流聞乃欲相與求還東觀來命雖篤  
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  
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  
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  
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  
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漸離  
擊筑旁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  
也且吾自束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  
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效下見先君遠祖  
可不慙赧如此而以不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  
迷其本棄其生也

文德覽書見其志在避名懼于辱也嘆曰非智者能如是  
乎言罷自吟一律以述往情

詩曰

幾多閒主拜金鑾

盡中奸雄百舌端

繫獄含愁冤氣重

殞身抱恨雨聲寒

山河漸折劉風境

天地難移我志肝

再入麒麟班振肅

史書青節萬年看

吟罷陞堂理政、陳肅紀綱、由是朝廷莫不仰望、初詔下舉  
鉤黨、合郡國所災相連、及者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獨  
無所上、帝怒、乃令中郎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切之  
甚、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  
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奉上司、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非理、  
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中郎見其  
所言默然無答、返京奏于帝、方釋其過、十二年丁丑帝崩、  
竇太后臨朝、與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迎河間孝王曾

孫宏立之、時年十二歲、是爲孝靈皇帝、名宏、字曰大肅、宗  
玄孫、解瀆亭侯棖之子也、桓帝無子、竇太后立之、在位二  
十二年而崩、壽三十四、葬于文陵山、按謚法、亂而不損曰  
靈、改年號曰建寧、元年至六年、又改光利、元年至三年、又  
改中平、元年太子協卽皇帝位、是爲孝獻皇帝、名協、字曰  
台、董卓廢皇太后而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  
爲山陽公、壽五十四而崩、葬于禪陵山、按謚法、聰明睿智  
曰獻、改年號曰初平、元年、按東漢及此、是爲一十二帝、靈  
帝卽位之初、三國傳于是編起、二帝之事、俱備其傳、今但  
畧集其名、餘悉不載、

東漢一十二帝之名總具于後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在位三十三年而崩壽六十

二歲葬于原陵山

顯宗孝明皇帝名莊字曰嚴在位十八年而崩壽四十八

歲葬于節陵山

肅宗孝章皇帝名恒字曰著在位十三年而崩壽二十

歲葬于敬陵山

孝和皇帝名肇字曰始在位十七年而崩壽二十七歲葬

于慎陵山

孝殤皇帝名陰字曰盛生近百日即位一年而崩壽二歲

葬于康陵山

孝安皇帝名祐字曰福在位十九年而崩壽三十四歲

葬于永陵山

孝順皇帝名保字曰意二在位十九年而崩壽三十一歲

葬于順陵山

孝衝皇帝名炳字曰明在位一年而崩壽七歲葬于懷陵

山

遣質皇帝名續字曰繼在位一年為梁冀所弒而崩壽九

歲葬于靜陵山

孝桓皇帝名志字曰惠在位二十一年而崩壽三十六歲

葬于宜陵山

孝靈皇帝名宏字曰大在位二十二年而崩壽三十四歲

葬于文陵山

孝獻皇帝名協字曰公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壽五

十四歲而崩葬于禪陵山

總評

東漢雖稱十有二帝而肅和而下政教漸衰大安而  
下壽年不永思公曰自時以後厥下生則逸生則逸  
亦罔或克壽不我欺也後之覽者其有感于斯文

新刻劔嘯閣批東漢演義評卷之十終

